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六回 急張羅州官接巡撫 少訓練副將降都司

卻說蔣福走進帳房探聽消息，侄少爺無法，只得同他說道：「你的錢，老爺說過，一個不少的，但是總得再過幾天才能還你。好在你的家眷也同來了，今日說走，今日也未必動得身。等你動身的時候，自然是還你的。」這位侄少爺總算得能言會道，不肯把叔子的話直言回復蔣福，原是免得淘氣的意思。然而那一種吞吞吐吐的情形，已被蔣福看透，聽罷之後，不禁鼻子管裡哼冷笑了兩聲，說：「這算甚麼話！要人走，錢不還人家，這個理信倒少有。現在也不必說別的，我們同到府裡評評這個理去。」侄少爺連忙勸他說：「你放心罷，你這錢斷斷不會少你的。」蔣福道：「有本事只管少，我也不怕！」說著，自己去了。原來這蔣福同廣信府的一個稿案門上，又是同鄉，又是親家，兩人又極其要好。這個稿案門又是府大人第一個紅人，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。蔣福從帳房裡下來，便一直上府，找到他親家，說老王不還他錢，他要先到府裡上控，求親家好歹拉一把。他親家聽了，自然是拍胸脯，一力承當，把他歡喜的了不得。當天稿案門就回了本府，說縣裡這位王大老爺怎麼不好，怎麼不好。虧得這位本府，自從王夢梅到任以來，為他會巴結，心裡還同他說得來，就說：「這事情鬧了出來，面子上不好看，還是不叫他上控的好。」就同刑名老夫子商量。刑名道：「太尊的話是極。晚生即刻就找了他來，開導開導他，叫他不要辜負了太尊的美意。」知府說：「如此很好。」刑名便叫自己的二爺拿了名片到縣裡，請王大老爺便衣過來，有公事面談。去不多時，果見王夢梅來了。走進書房，作揖歸坐，說了幾句閑話。刑名老夫子便提到剛才太尊的意思，說：「太尊說的，彼此要好，不要弄出笑話來，只要夢翁把用他的錢給了他，其餘無憑無據的事，也斷不能容他放肆。」便把蔣福要告他的話說了一遍。

（刑名：官名，主事刑事判牘的幕僚，叫刑名師爺。）

王夢梅聽了這話，臉上一紅，心上想，此事他既曉得，須瞞他不得，便把蔣福如何可惡，也說了一遍：「現在已經三天沒有人來交錢糧。兄弟心上恨不過，所以雖然有錢，也要叫他難過兩天再給他，並沒有吃沒他的意思。至於蔣福說要上控兄弟的話，同城耳目眾多，府憲又是精明不過的，況且又蒙你老夫子拿兄弟當做人，兄弟即使有點不好，難道能夠瞞過府憲？不要說對不住府憲，連你老夫子也對不住。」刑名道：「這些話誰有工夫去聽他，我不過當作閑話談談罷了。只要老哥早給他一天錢，早叫他滾蛋一天，大家耳根清楚，不結了嗎？」王夢梅又把臉一紅，道：「這蔣福原是一個朋友荐來的，說他如何可靠。來了不到三天，就拿了一筆錢，是三千塊，叫兄弟替他放，兄弟就是沒錢用，也不至於用他們的錢。」刑名道：「是呀。」王夢梅道：「我想他們不過貪圖幾個利錢，所以就留下他的，替他放在莊上是有的。」刑名道：「不管他是存是放，你只要提還他就是了。」

王夢梅又楞了一會，道：「說到如此，兄弟無不遵命。明天兄弟便把三千塊划過來，放在老夫子這裡。兄弟那裡，總要查過他沒有弊病，才能放他滾蛋。」王夢梅的話，不過是借此收場的意思。刑名亦看出來，便說：「很好，就是如此辦。果然有弊病，我還要告訴太尊，重重的辦他一辦。」說完，王夢梅辭去。次日上府，果然帶到一張三千塊錢月底期的莊票。刑名收了下來，便問：「你從前出過憑據給蔣福沒有？」王夢梅說：「折子是有一個。」刑名道：「今天我先出張收條給你，明天你拿著來換折子便了。」一樁事情，總算府大人從中轉圜，蔣福未曾再敢多要，王夢梅也未曾出丑。到了年底，倒是那刑名仗著此事出了把力。寫封信來問王夢梅借五百銀子過年，王夢梅應酬了他二百兩，才把這事過去。此是後話不題。

有話便長，無話便短。且說三荷包自從和他哥講和之後，但九江府一注實買，他自己就弄到幾百兩，連著前前後後經手的多了，少說有萬把銀子在荷包裡了。那時候正值山西水旱，開辦賑捐，三荷包到處拉攏，叫人捐官，他自己好賺扣頭。他身上原有一個州同，就此加捐一個知州，又捐了一個□成花樣，歸部銓選。可巧他運氣好，掣簽掣得第一。此時他哥大荷包已經回任，他便把帳房銀錢交代清楚，立刻進京投供候選。第二個月，山東莒州知州出缺，輪到他頂選，就此選了出來。

（州同：知州的輔佐官。）

（掣簽：抽籤，以此法來決定外省官員的任用。）

不過這缺苦點。他便把荷包裡的錢掏了出來，托人走門子，化上二千兩，拜了一位軍機大人做老師。這天是手本夾著銀票一塊兒進去的。等了好半天，軍機大人傳見。他進去磕了三個頭，那軍機大人只選了半個揖，讓他坐下，只問得兩句：「你幾時來的？」三荷包回過，又問：「幾時走？」三荷包回：「耽擱三四天就走。」說完了兩句話，那軍機大人就端茶送客，自己踱了進去。三荷包無奈，只好退了下來，回到寓所。次日軍機大人差人送來一封書子，說是帶給山東撫院的。三荷包收了下來，又送來人八兩銀子，來人方去。三荷包燈下無事，把封信偷著拆開一看，只見那信只有一張八行書，數一數，核桃大的字不到二□幾個，三荷包官場登久了的，曉得大人先生們八行書不過如此。仍舊套好封好。

過了兩天，他便離了京城，一直奔往山東濟南省城稟到，稟見，把軍機大人的書信投了進去。次日果蒙撫台傳見，說：「莒州缺苦，我已經同藩台說過，偏偏昨日膠州出缺，就先挂牌委你署理。隨後有別的好點的缺，我再替你對付。」三荷包打千謝過，回說：「卑職學陋才淺，現在的膠州有了外國人，事情很不好辦，總求大人常常教訓。」撫台道：「好在我目下就要出省大閱，先到東三府，大約不上一月，就可到得膠州。那時候有甚麼事，我們當面斟酌再說。你老兄就趕緊到任。」三荷包答應了幾聲「是」，退了出去。不到晚上，果然藩司前挂出牌來。三荷包自然歡喜。次日大早，連忙到上憲衙門稟謝，也有見得著的，也有見不著的，跟手第二天又拜了一天客，第三天又赴各衙門稟辭。三荷包一面去上任，這裡撫台大人也就起身了。

三荷包到了膠州，忙著拜廟、接印、點卯、盤庫、閱城、閱監、拜同寅、拜紳士，還與前任算交代，整整忙了二□幾天方才忙完。接著上縣滾單下來，曉得撫台是打萊州府一路來的。三荷包得了這信，因他是初次為官，所有鋪墊擺設，樣樣都是創起來，現在又要辦這樣的大差使，就是錢，這幾天裡如何來得及呢。在省城臨動身的時候，甚麼洋貨店裡，南貨店裡，綢緞店裡，人家因為他是現任大老爺，而且又是江西鹽道的三大人，誰不相信他。都肯拿東西賒給他，不要他的現錢，因此也賒了幾千銀子的東西。然而立時立刻要辦怎麼一個差使，還要辦得妥貼，著實為難，霎時間把他急得走頭無路，如熱鍋上螞蟻一般。當下便同衙門裡師爺商量。

（拜廟：求拜神廟，如孔廟、關帝廟等。）

（滾單：滾遞通知單。）

內中有個書啟老夫子，姓丁名自建，是濟陽縣裡一位名孝廉。從前在省城灤源書院肄業，屢屢考在超等。不但八股精通，而且詩詞歌賦，天一不會。一筆王石谷的畫，一手趙松雪的字，真正刻板無二。從前這位撫台大人做濟東道的時候，這丁自建屢次在他手裡考過，算得一個得意門生。現在因為丁憂在家，沒有事做，仍舊找到舊日恩師，求他推薦一個館地。幸喜此時這位恩師已經開府山東，一省之內，惟彼獨尊，自然是登高一呼，眾山響應。因此就把他荐與三荷包，當得一名書啟幕賓。這日因見東家為著辦差的事，愁的雙眉不展，問了眾人，也不得一個主意。他便從旁獻計道：「東翁現在這差，晚生倒有一個辦法。」三荷包忙問：「是何辦法？」丁自建道：「我這敝老師生來一種脾氣，頗有閻文介、李鑒堂之風。從前他做道台的時候，晚生曾在衙內住過幾天。其實他的上房裡另外有個小廚房，飲食極其講究，然而等到請起客來，不過四盆兩碗，還要弄些豆腐、青菜在裡頭。他太太就是晚生的敝師母，晚生也曾拜見過幾次，一般是珠翠滿頭，綾羅遍身，然而這位敝老師，無冬無夏，只得一件灰布袍、一件天青哈喇呢外褂，還要打上幾個補釘，一頂帽子，也不知從那裡古董攤上拾得來的。若照外面看上去，實在清廉得很。其實有人孝敬他老人家，他的為人又極世故，一定必須要領人家情。不過你不去送他，他卻決不朝你開口。但凡有過孝敬的，他一定還要另眼看待。所以他的好處，也在這裡。現在辦他的差使，能夠華麗固然是好，倘或不能，依晚生愚見，不妨面子稍些推板點，骨子裡頭，老老實

實的叫他見你個情。橫豎一樣化錢，在我們一面樂得省事，在他一面又得了實惠，又得了好名聲，這又何樂而不為呢。」

三荷包道：「辦這個差使，無論如何推板，體制所關，總得有個分寸才好。」丁自建道：「這個容易。現在已經五月天氣，今年又熱得早，行轅裡鋪陳過於華麗了，反瞧著叫人心煩，不如清淡些。最好是鋪幾個外國房間，只要有?毯、帳子，其餘桌圍、椅披，一概不要。再弄幾百盆花，屋裡、院裡，統通擺滿。一天兩頓，也不用滿、漢席，燕菜席，竟請他吃大菜。他這一路來，燕菜燒烤早已吃膩了，等他清淡兩天也好。況且有了這個房間，就是外國人來拜，也便當許多。」三荷包聽了他話，甚是覺得有理。忽又躊躇道：「這些外國傢伙，一時到那裡去辦呢？」丁自建道：「這個容易。晚生有個朋友，同德國兵官極其要好，就托他去借，連吃大菜的刀叉杯盤，桌子上的擺式，還有做大菜的廚子，亦問他借用幾天。東西不夠，再托他替我們借些，總夠用的了。」三荷包道：「問人家借廚子，人家就不吃飯了嗎？」丁自建道：「這幾天就叫這外國人不必開火倉，統通在我們這裡做好，叫打雜的替他送去，他也樂得省錢，豈不兩全其美。」三荷包道：「裡面如此，大致已妥。外面怎麼？」丁自建道：「裡頭弄好，那外頭愈加好說了。但如今到底是用那裡的房子做行轅？有了房子，方好擺布。」三荷包道：「你們看那裡好？」眾位師爺有的說借東門外孫家的，有的說借南門裡王家的。三荷包聽了都不中意：不是門口不像樣，就是房子太淺促。後來還是雜務門高二爺見多識廣，是個老辦手，忙說：「這兩處都嫌遠，不如就把書院騰了出來，路又近，房子寬爽，從大門走進來，一直到上房，筆直一條路，豈不比孫家、王家的好？」三荷包一聽這話，連說不錯。丁自建也忙說好。

三荷包就此托了師爺幫著帳房總辦此事，自己也忙著調度。外面篷匠、彩畫匠，一切都是高門上去辦。裡頭丁師爺只管借東西，弄廚子，鋪設房間。虧得人多手快，日夜不停，足足忙了五六天，居然一律停當。接著上縣的滾單又是雪片的滾將下來，說撫院後天可到。三荷包忙著會同了營裡出境去接。且說那膠州營營官本是一員副將，這人姓王名必魁，是個武榜眼出身，拉得一手好弓，射得一手好箭。但是武營裡的習氣，所有的兵丁平時是從不習練；而且還要克扣糧餉，化公為私。這些弊病，卻是一言難盡。只有三年大閱是他們的一重關煞，那一種急來抱佛腳情形，比起那些秀才們三年歲考還要急。撫院來的三月個頭裡，這協台得了文書，就是心下一個疙瘩。幸虧日子離著還遠，不過傳齊了標下大小將官，從中軍都司起，以及守備、千總、把總、外委，叫他們把手下的額子都招招齊，免得臨時忙亂。一千人得了這個吩咐，關係自己考程，也就不敢怠慢，所有地方的青皮光棍，沒有行業的人，統通被他招了去。從此這千人進了營，當了兵，吃了口糧，也就不去為非作歹，地方上倒平安了許多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離著撫院來的日子一天近似一天，大小將弁帶領著兵丁們，天天下校場操演，不時這位協台大人還要自己去看操。正是五天一大操，三天一小操，鎮日慣族旗耀日，金鼓齊鳴，好不齊整，好不威武。列位要曉得，中國綠營的兵，只要有兩件本事就可以當得：第一件是會跑。大人看操的時候，所有擺的陣勢，不過是一個跟著一個的跑。在校場裡會兜圈子，就會擺得陣。排在一溜的叫長蛇陣；團在一堆的叫螺螄陣。分作八下的叫八卦陣。第二件是會喊。瞧著大人轎子老遠的來了，一齊跪在田裡，當頭的將官，雙手高捧手本，口報「某官某人，叩接大人」。大人跟前的戈什喊一聲「起去」，所有的兵丁，齊齊答應一聲「嘎」！這一聲要一齊張嘴，不得參差。喊過之後，拔起腳來就跑，又趕到前面伺候去了。所以這一個跑，一個喊，竟是他們秘傳的心法，人人要操練的。至於那些耍槍弄棒，頑藤牌，翻筋斗，正月城隍廟裡耍槍、賣膏藥的一般人都會得兩手，此時都找了來，到了校場上，敲著鼓，打著鑼，咚咚咚，鏗鏘鏘，耍一套，換一套，真正比耍猴還好看。他們編的名字叫「打對子。」這些樣子，今天看看不過如此，明天看看也不過如此，把個協台大人早看的心煩了，看過幾次，就派中軍替他代勞。空了工夫，這班總爺、副爺自己還要吊膀子，下箭道學著射箭。怕的是撫台大人來到，一枝射不中，要說他技藝生疏，送掉前程，那就作下了。年紀大些的，同那打過仗、受過傷的，都改騎射為放槍。射弓箭有箭靶子，射馬箭是三角皮球，放洋槍是個灰包，一槍過去，槍子穿過灰包，就有多少灰飛了出來，那是頂好看的。這幾天裡頭，文官忙辦差，武官忙操演，直忙得個不擇飯而食，不擇席而臥。

(戈什：督、撫的隨從武弁。)

一天滾單到來，知道撫台大人已到前站。三荷包便會同了王協台出境相迎。接著之後，趕到行轅稟見。撫院單傳他進見，敷衍了兩句，退了下來。跟手到營務處候補道洪大人的公館裡稟見。又拜跟了來的什麼文案老爺、巡捕老爺。這些老爺班次不過同、通、州、縣，都是三荷包同寅，用不著手本，只叫號房拿著帖子，一處處去拜。拜過之後，等到晚上，打聽大人已經睡覺，巡捕陸老爺已經下來。三荷包在省的時候，早同他拜過把子，好托他在大人跟前做個小耳朵。此時見面之後，著實顯殷勤。三荷包訴說自己是才到任，「諸事不周，全仗大力從中照應」。陸巡捕一力承當，說：「諸事老哥放心，都在小弟身上。就是大人跟前的這些二爺，曉得兄弟要好的朋友，那是斷斷不會作難的。」三荷包聽了此言，千恩萬謝，感激不盡。

外面辦差的二爺同著州裡管廚的，另外又去找大人帶來的廚子，同他講盤子。那廚子一口咬定要三百吊一天，只伺候大人兩頓飯、兩頓點心。後首說來說去，好容易講成功了，統通在內，一天一百五十吊，住一天，算一天。那廚子又同這裡管廚的說：「我們大人是最好打發的。你家老爺也不用多化錢，咱們這些伙計也不用費事，只要四碟兩碗，他老人家還要看著心疼。就是這個菜，也不要什麼好的，只要一碟韭菜炒肉絲、一碟炒雞蛋。現在到了夏天了，一碟子拌西瓜、一盤子雜拌，再頓上一碗蛋糕、一碗豆腐湯，多加上些香油，包你都中意。早點心是兩個燒餅、一碗稀飯。下半天的點心只要兩個饅頭，是萬萬不會挑眼的。」

管廚的聽了這話，連聲多謝。彼此分手，跟著本官回來料理。本官三荷包沿途又找著陸巡捕，叨了多少教。接著撫院進了本鏡，打過尖。這天，約莫有未牌時候，憲駕已到東門城外，哄動了合城的人，都去看。等了一會子，只見接差的營兵，一個個都搵著大旗，拿著刀，扛著槍，跑的滿頭是汗，在頭裡沖頭陣。後面方是欽差閱兵大臣的執事，什麼沖鋒旗、帥字旗、官銜牌、頭鑼、腰鑼、傘扇、令旗、令箭、劊子手、清道旗、飛虎旗、□八般兵器、馬道馬傘、金瓜鉞斧、朝天凳、頂馬、提爐、親兵、戈什哈、巡捕，一對一對的過完，才見那撫院坐著一頂八人抬的綠大呢轎子，緩緩而來。撫院架著一副墨晶眼鏡，一手縈著鬍子，一手扇著一把潮州扇，前呼後擁，好不威武。不上一刻，三聲大炮，到了行轅，兩邊吹鼓亭上奏起樂來。撫院的轎子，一直由戈什扶著，抬到裡頭下轎。大小官員，齊在那裡站班。撫院朝著大眾點了點頭兒，簇擁著進去，便是一眾官員上手本稟見。撫院便把三荷包同王協台兩個人傳了進去，問問地方上的公事，又問問外國人的情形，又同王協台說：「今天已經四點鐘了，明天一早到校場看操。」王協台答應著。

(協台：指副將。)

撫院說著話，便拿眼睛四下裡瞧了一瞧，連說：「太華麗了！……何大哥，我沒有出省的時候，就叫人帶信給你們，不可過於糜費，怎麼還如此費事？」原來撫憲此刻頓的是會客廳，三荷包原按著中國官場體制預備的，一一般是繡花鋪墊，所以撫院看著嫌他華麗，其實後面住的外國房間還沒有瞧見，所以他不知道。三荷包便回：「這是會客廳，後面替大人預備下幾間外國房間，不過夏天住著相宜，那裡頭沒有什麼擺設。」

撫院一聽是外國房間，馬上對三荷包說：「你我裡頭去坐。」當下便撇了王協台，三荷包伺候著撫院進去。只見院子裡擺著好幾百盆的花，撫院便贊了一聲：「好。」等到了房間裡，四下一瞧，連說：「清爽得很！……」又對三荷包說：「這些外國傢伙，只怕價錢也不會便宜在那裡呢。」三荷包不肯說是借來的，只好說：「不值甚麼錢。」趁空又回：「卑職曉得大人夏天歡喜清爽，所以預備的是外國大菜。」撫院一聽外國大菜，楞了一楞，說道：「外國大菜牛羊肉居多，兄弟家裡，已經七輩子不吃牛肉，只要家常飯菜便好。你老哥也不必費事，兄弟吃了不及那個舒服。」三荷包道：「外國菜、中國菜統通預備。就是外國菜，免去牛肉亦可以做得。」撫院道：「既有中國菜，我就吃這個好，把那外國菜留著，過天請外國人吃。」三荷包聽了這話，立刻丟一個眼色給辦差家人，叫他去招呼管廚的，趕緊預備。又談了一回公事，三荷包方才退了下來，又到各位隨員屋子內請安拜見。那撫院吃過晚飯，州官又上手本稟安，巡捕下來說了聲道乏。三荷包回去，這裡撫院也就安睡。一切都照著巡捕陸老爺吩咐的話預備，所以撫院心上甚是中意。

話休絮煩。且說這一夜工夫，三荷包足足熬了一夜不敢合眼，怕的是誤了差使。第二天黑早，傳說大人已經起身，廚房裡把預備的稀飯、燒餅早點心端了進去。那時候行轅上已發二鼓了。接著一眾官員齊上手本，巡捕下來說：「一概免見，停會校場再見。」說話間已發三鼓。大人出來上轎，合城的官都在那裡直挺挺的站著候送。這位撫院甚是謙恭，一路走出來，還朝著他們呵呵腰兒，他們卻還直繃繃的一動不動。直等撫院上轎，在轎子裡拿手拱了一拱，他們統通齊打一躬，才把個欽差閱兵大臣送出轅門。這裡一眾官員齊走小路，又要趕在撫院頭裡，以便迎接。真正是人不停步，馬不停蹄，一口氣跑到校場。有另外預備的官廳，大家進來，暫時休歇。不上一刻工夫，忽聽得三聲大炮，那撫院的執事也就到了營門外了。當下是王協台居首，率領著標下弁兵，什麼都司、守備、千、把之類，一齊頂盔貫甲佩刀跪迎。王協台另外有個差官替他報名，其餘都、守以下，都是自己捧著手本，跪在地下高聲喊叫。喊過之後，撫院前的戈什仍舊喊了一聲「起去」，眾兵丁齊聲答應一聲「嘎」！只見前呼後擁，簇擁著撫院大轎，向演武廳如飛而來。

且說這校場原在東門外頭，地方甚是空闊。上面一座高台，幾間廠房，是演武廳，東面是將台，西面是馬道。演武廳後面另外有三間起坐，是預備撫院吃飯歇息的處所。演武廳東西兩面另外有幾架席棚：東面是預備站班的眾位官員腿酸了，好進去坐坐，或者換換衣服；西面是預備營務處隨員幫著看射箭的。一樣擺設公案。

閑話休題。但說那撫院轎子上得演武廳，大小官員接著。撫院下轎，先到後面歇息。營務處上洪大人陪著進去，回了幾句話。吃了一碗茶，吩咐升堂。只聽得營門外三聲大炮，將台上先掌號，隨後又吹打起來。撫院升坐之後，便有帶來的隨員同著本城州官，營裡的王協台上來參堂，連打三躬。撫院還了三躬。接著一班巡捕老爺上去請了一個安，撫院止拱了一拱手。參堂之後，站立兩旁。便是王協台頂盔貫甲，掛刀佩弓，從演武廳旁邊拔了一面旗，兩手拿著，走到撫院公案前，屈了一條腿，嘴裡報了聲：「請大人發令。」撫院吩咐先看洋操，次看陣圖，次演放大炮，末了看藤牌同各種技藝。王協台答應下來，走到演武廳台階上，把面旗子交到中軍都司手裡。那中軍執旗在手，朝著南面越了兩越，將台嗚嗚的奏起西樂來。老遠的便見有多少洋槍隊，由教習打著外國口號，一斬齊的走了上來。中軍又朝著演武廳雙膝跪下，報了一聲「大人看洋槍隊」，然後起來站在一邊。這底下便是洋槍隊操演，放了幾排槍，仍舊由教習押著下去。接著看操演陣勢：什麼一字長蛇陣、兩儀陣、三才陣、四面埋伏陣，五路進攻陣；當中還有什麼長蛇陣變螺螄陣，螺螄陣變八卦陣。忽而兩軍對壘，互相殺。正在熱鬧之際，這個擋裡放了幾門大炮，放的震天價響，眾兵各歸隊伍。照壁牆下，緊對演武廳，支起一架帳篷，上豎起一面大旗，寫著「三軍司命」四個大字。接著就演藤牌並各種技藝，翻筋斗、爬杆子，樣樣都做到。然後將台上打著得勝鼓，吹著將軍令，把所有的隊伍，圍著校場，由前至後，兜了一個圈子，說是收隊。然後中軍仍舊拿旗子走上去交給協台，協台跪稟撫院，報了聲「請大人收令」。然後撫院退堂吃飯，一眾官員亦下去歇息。

（藤牌：藤制的盾牌。）

吃過午飯重新升座，一切參堂禮畢，就看各將校的步箭。此乃軍政大典，王協台雖是二品大員，到了此時也不能不佩弓伺候。向例撫院謙和點的，必定免射，況且他是武鼎甲出身，是天子開軒親取的門生，就是放出來做個參將，比協台小了一級，也是一概傳免。這位撫院性情雖是謙和，無奈他見了這位王協台一臉煙氣，問他營裡的事情，多是前言不對後語，因此心上就□二分的不舒服他。等到點名的時候，上頭巡捕官唱了一聲「王將官」，王必勉在底下答應了一聲「到」。一面拿弓在手，一面卻拿眼睛瞧著上頭，一心只指望上頭免射，顧全他的面子。誰曉得上頭只是不開口。一等等了一刻多工夫，大家都看愣了，上頭還是不響。王協台這一氣非同小可！只得拔出箭來，搭上弓弦，也不及擺架子、對准頭，颯颯五支箭接連射去，卻是一支都不中。射完之後，照例上來屈膝報名。那撫台見是如此，知道王協台有心瞧他不起，一時惱羞成怒，等他上來報名的時候，便認真發作起來，說：「三年軍政，乃是朝廷大典，現奉上諭不准瞻徇。你瞧不起本院，便是瞧不起朝廷！你為一營表率，弓箭尚如此生疏，則其他可想！本院惟有照例奏參，以肅軍政！」說完，便叫先摘去他的頂戴，下去候參。王協台原本因他是武鼎甲出身，撫院不給他面子，免他步射，一時火性發作，有意五支不中。今見撫院動氣，便也懊悔不迭，只是跪在地下，不肯起來。撫院也不睬他，便把其餘各將官，依次點名校射。撫院又嫌靶子太近，喚了一個親信的巡捕，同了兩個戈什，拿弓重新量准。誰知這些巡捕、戈什都是得了他們錢的，任憑撫院如何認真，量來量去，那弓只是在地下打滾。

閑話休題。靶子立好，於是一個個挨次射去。西面席棚子裡，另有營務處洪大人幫同校看，免得耽誤時候。眾人因見撫院動氣，大家俱各小心，不敢怠慢。一時事完，王協台還是跪著不起。撫院退堂之後，少坐一坐，便令起身回轅。眾人照例送迎，不須多述。

且說撫院回到行轅，便傳營務處洪大人進見，說：「王協台技藝既已生疏，兵丁亦少訓練，立刻將他撤任，另委跟來的一個記名總兵先行署理。回省之後，再行具折奏參。」洪大人答應了下來。只有王協台戴著沒有頂子的帽子，兩只眼睛哭得紅腫腫的，同著本州三荷包到洪大人跟前，托他求情。又被洪大人埋怨一番，說：「你怎麼好同他賭氣呢？現在叫我亦沒有法想。你暫且卸卸，跟著到省替你想法子。」王協台無法，只得退去。後來撫院回省之後，王協台又去求洪大人。洪大人要他六千銀子，保他不壞功名。可憐他一個武官，那裡拿得出，好容易湊了二千銀子送去，洪大人不收。撫院的意思要拿他奏參革職，洪大人假做好人，替他求情，降了一個都司。看官須知：大凡革職的人，一保就可以開復原官，降調的人，非一級一級的保升上去不可。這便是洪大人使的壞，這是後話。要知撫院看操之後尚有何項舉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都司：清朝為綠營軍官。）